

我的良师益友

石小刚

提起教师这个词,我心里第一个想起的人,便是初中老师杨瑞花。

30年前,我还是乡村中学一名普通的少年,有幸遇见了刚刚走出师范校门的杨老师。上世纪90年代的乡村,物资匮乏,教学设施简陋,村里的学校常年面临师资短缺的难题。很多年轻人都向往去往条件更好的城市,可她却主动选择回到这片偏僻的乡土,扎根在乡村的三尺讲台。这一站,便是数十载春秋。短短3年的求学时光,她留给我的那份温暖与教诲,穿越漫长岁月,一直陪伴、指引着我。

那时候她常常耐心叮嘱我们,读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只有沉下心来学好知识,才有机会改变命运。对待教学,她始终勤勉严谨;对待每个孩子,她总是一碗水端平。

至今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的,是临近放学时,同学们排成长队守在教室门口,依次背诵课文,全部过关之后才可以收拾书包回家。我总是排在队伍的末尾,肚子饿得咕咕作响,一遍又一遍反复诵读。时间晚了,我们就在老师宿舍旁就地找位置,有的搬来粗糙的树桩,有的捡起碎砖块当作板凳,实在没有东西,就干脆坐在冰凉的地面上。天色一点点暗下来,暮色笼罩整个校园,她心疼饿着肚子的我们,偶尔会在宿舍里煮上一锅热腾腾的面条。一碗热面驱散了寒意与饥饿,可温情过后,她依旧严肃地督促我们完成当天的学习任务。年少懵懂的我,那时只觉得她太过严苛,并不懂得这份严厉背后藏着怎样的用心。

整个初中时光,我从来没有拿到过一张奖状。每到表彰的时刻,看着身边的同学走上讲台接过属于自己的荣誉,骨子里要强的我,心底总会涌上一阵失落与自卑。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朴实的庄稼人不会说什么动人的话语,他把亲手栽种的蔬菜装好,悄悄送到她手中。他唯一小小的心愿,就是希望老师可以多鼓励我一点,守护我继续读书的信心。

杨老师读懂了一位父亲笨拙又厚重的期盼,她答应给我颁发一张学习进步奖状,却执意按照高于市场的价格,把菜钱交到父亲手中。

“为师贵在守住本心,如果收下这份馈赠,教书育人这件事,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没有多少文化的父亲看懂了这份师者风骨,眼眶泛红,收下了这份沉甸甸的善意。当时的我只顾沉浸在拿到奖状的欢喜之中,多年以后回望往事,才慢慢读懂这一张薄薄奖状背后,是一份难得的正直,一份细腻温柔的良苦用心。

她曾说过,世间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种子。有的花开得早,有的花开得迟,那些不会开出绚烂花朵的,或许终会长成参天大树。这句朴素温柔的话,这么多年,我一直牢牢记在心底。

参加工作20余年,奔波忙碌于日常岗位,每一次回乡探亲,我总要抽时间登门看望杨老师。坐在她身旁,静静聆听她从教半生间平凡动人的小事,每一次简短的相聚,都能从中收获一份安静前行的力量。“堂堂正正做人”是杨老师言传身教的做人准则,如今也成为我教育孩子的家训。

岁月悄然流转,时光染白了她的鬓角,杨老师也即将告别坚守了一辈子的讲台。这份赤诚、公正、温柔的师者初心,我会好好珍藏,继续传递下去。

(作者单位:铁路装备榆林分公司)

秋风载师恩

汪刚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9月如期而至,教师节悄然而来。从前年少懵懂,只知老师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如今步入社会、历经生活百态,细细体会才真正读懂,师者从有耀眼光环,所有伟大,皆源于一生平凡的坚守。

读书时的我,算不上天资聪颖,年少浮躁贪玩,心态起伏很大,成绩忽高忽低,常常陷入自我否定。印象最深的是我的班主任,他为人温和沉稳,从不苛责犯错的学生,也不会刻意偏爱优等生。记得有一次大考失利,我心态彻底失衡,整日消沉厌学,上课精神涣散。本以为会迎来严厉批评,课后他却轻轻叫住我,不讲空洞说教,只是耐心开导。他告诉我,人生是一场长跑,一时成败不足挂齿,沉下心稳住状态,才能走得更远。他在作业本写下鼓励的话语,逐题帮我梳理短板,抚平我的浮躁。年少的我只把这当成老师分内工作,历经世事才明白,讲台之上是责任,讲台之下,是不求回报的包容与守护。

教师的生活从来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踏实坚守。三尺讲台,一方教室,朝暮相伴,四季轮回,他们把青春倾注在琐碎的教学日常,陪伴一届届青涩少年,包容莽撞懵懂,纠正偏差迷途。老师传授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教会我们立身做人、沉稳处事、直面挫折。年少心性不定,难免迷茫浮躁,正是那些细致引导与温和教诲,让我们慢慢明辨是非、懂得坚守、学会担当。世人常言师者如灯,这份光亮未必璀璨夺目,却绵长温暖。老师们褪去浮华、甘于平淡,日复一日伏案深耕,不求声名、不图回报,只愿学生学有所成、前路坦荡。

褪去教师身份,他们亦是平凡人,也有生活劳碌与身心疲惫。可只要站上讲台,便扛起育人使命,以一腔热忱守护少年成长。这份藏于烟火日常的担当,朴素却千金难换。岁月辗转,当年课堂叮嘱、低谷时的宽慰,早已化作行路底气,伴我向阳前行。

金秋9月,师恩绵长。三尺杏坛有桃李,一生坚守守初心。谨以此文致敬每一位躬耕讲台、无私奉献的教育工作者,愿所有默默付出,皆被岁月温柔善待。

(作者单位:平庄煤业锡林河公司)

古语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传道授业从来不止一方讲台。值此教师节来临之际,本版谨向深耕杏坛、潜心育人的园丁致以敬意,也诚邀诸位读者落笔抒怀,记录那些未曾执鞭讲台,却以言行点拨人生、温柔照亮岁月的身边良师,一同诉说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真挚感念。

——编者

CHUAN DAO SHOU YE

传道无远近
育人有微光

师者,不只在讲台

朱晓静

9月一到,空气里就有了某种不一样的气息。街角的文具店早早摆出了贺卡和鲜花,学校里飘来朗朗书声,手机里开始弹出“教师节快乐”的推送。这些年,每到这个时节,我总会想起一些人,他们从未站上过讲台,手里没有握过粉笔,却的确确是我的老师。

第一个想起的,是电厂热控专业的赵师傅。25年前,我刚分配到热控班。赵师傅50出头,头发花白,话少得让人觉得他压根不打算带你。头一个月他让我抱着图册认端子排,密密麻麻的接线端子看得人两眼发花,问他什么,顶多“嗯”一声。第一次跟他去消缺,是锅炉平台上变送器零点漂移了。他蹲下来打开万用表,先测电源、再测信号、最后查接地,每一步都慢。我在旁边着急,说要不直接换新的,他没抬头:“表不骗人,人骗表。查清楚了再动手。”

后来我才看懂他的教法,汽机轴承温度跳变,他带我顺着补偿导线一路摇绝缘;给煤机称重不准,他让我蹲着看半小时波动曲线,然后问:“看出规律没有?”招式都在,就是不说破,等你哪天自己悟到了,功夫才算长到你身上。他常说:“搞热控的,手上要有活,心里更要有谱。活是干出来的,谱是磨出来的。”他让我明白,真正的传授,不在于说了多少,而在于愿不愿意把几十年的耐心,一点一点揉进你手里。

第二个想起的,是巷口修鞋的老陈。老陈的摊子摆在一棵老槐树底下,30多年了。我上中学时每天从他摊前经过,看他弓着背,一针一线地纳鞋底。那双手粗糙,做起细活来却比绣花还稳。有一次我去修书包带,他看了看:“这线不结实。”从铁皮盒子里摸出蜡线,穿针、打结、走线,又在接头处多扎了两道:“多两道,管3年。”我夸他手艺好,他屈指摊子旁边的年轻人:“刚带出来的徒弟,比我手还巧。”那年轻人20出头,跟着老陈学了两年多。起初连针都穿不利索,老陈也不急,递给他一块废皮料,让他天天练走线,走到线距均匀了才让上鞋。学钉鞋掌时,小伙子钉歪了十几颗钉子,老陈一颗颗拔出来,把着他的手教他找角度、试力道。老陈教得慢,但教得细,手上那点分寸感,全靠一遍一遍地磨。

一切都好

邓凤影

早上还没起床,手机接二连三响起短信提示音。打开一看,七八条信息接踵而至:“老师,节日快乐!”“老师,好久不见,您还好吗?教师节快乐!”“老师,还记得我吗?我是齐琳,祝您教师节快乐!”……

哦,教师节到了!瞬间,心底被这些短信温暖得一塌糊涂。这是这个秋日里,我收到的最好礼物。从没想到,时隔多年,我的同事和学生们还记得我。她们问候,让这个秋日的清晨变得更加温暖。

思绪,瞬间回到多年以前。那时候我刚初出校园,第一次给45个小豆丁做班主任。为了让他们爱上学习,我使尽浑身解数,利用所有学过的知识和灵感。语文、数学、美术、音乐……很快就和他们打成一片,女孩子们尤其喜欢我,我会给她们梳各种各样好看的发辫。有几个孩子甚至放学后央求家长同意她不回家,去我家里过夜,因为不想跟我分开。

在我看来,老师和别的职业并没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一份赖以谋生养家糊口的普通工作。但由于工作的对象,是心智在成长的孩子,自然要多留心一些,言谈须谨慎,学问不敢误人。老师的一举一动,甚至是一句日常口头禅,都可能深远地影响着学生的一生。所以想做一个合格老师,在教育别人的同时,也得潜移默化中提升自己。

记得有一次,我感冒了,上课的时候嗓子有些嘶哑。下课的时候,孩子们叽叽喳喳地围住我,“老师,你感冒了要多喝水!”“老师,多睡觉才好得快!”“老师,要不要去看医生?”纷纷表达他们的关心。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个包着胖大海的纸包,那是我们班最小的孩子杨林翰送来的,我

阳光从槐树叶子的缝隙漏下来,落在两双手上。那也是课堂,没有黑板、没有教案,只有一个老人把半辈子的本事,一天一天地渡给另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我连名字都不知道。

那是前些年一次山区徒步,我打算翻过一道山梁去往下一个村子,走了大半程,山里忽然起了大雾,浓得像一堵灰白色的墙,三五步外什么都看不清。我站在岔路口不敢再走,手机没有信号,心里发慌。这时听见身后脚步声,一个当地老人背着竹篓走过来,手里握着镰刀。他打量我一眼,用浓重的方言说了句什么,大约问我去哪里。我指了指地图上的村子,他点点头,朝左一指,向我招了招手。我跟着他走,他步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遇着滑的地方就用镰刀砍根粗树枝递给我当拐杖。雾越来越重,他走几步就回头看我一眼。走了40多分钟,雾薄了,村子在望。他停在路口朝前一指,又摆摆手,到了,不送了。我掏钱想表示感谢,他脸色一变,连连摆手,转身背着竹篓消失在雾里。

他连名字都没留下。他教我的,有些帮助不问来路、不求回报,就像有人走过了山路,就愿意为后来的人指一指。

《论语》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过去觉得是谦虚,后来才明白是诚实。那个在锅炉平台教会你“表不骗人”的赵师傅,那个把半辈子手艺传给年轻徒弟的修鞋匠,那个在浓雾里陪你走完最后几里山路却连名字都没留下的老人,他们都没有教师资格证,却都在某一刻成了你的老师。

教师节到了,致敬老师,或许也可以把目光放得宽一些,看看那些不在讲台上、却同样在“教”的人。他们用布满老茧的手,用一针一线的耐心,用一根砍来的树枝、一段无言的陪送,在我们生命里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刻痕。

他们让我相信,真正的教育,从来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活法的示范。每一个认真活着,并且愿意把自己的认真分享给别人的人,我都愿意在心里,轻轻叫他们一声,老师!

(作者单位:山东菏泽发电公司)

师怀

王多鹏

传道尊无类,
授业怀仁心。
细雨培桃李,
清风寄素襟。

(作者单位:龙源辽宁公司)

如烛燃烧
清白行走

李强

黑板上,您用粉笔反复演示
如何在黑色的土地上
清白行走
您说,孩子,记住“一”是起点
站立或倒下,都要挺直脊梁

书桌上,您用点燃的烛诠释
如何用体内的热
撕碎黑暗的包裹
您说,孩子,记住只有“燃”
生命才能成为发光体

一别经年,不能怪您
透过镜片层叠的疲沓,无法准确
叫出我的名字
而从您满头沧桑的白发下
我又一次嗅到了粉笔灰堆砌的气息

是的,您是粉笔,您是燃烧的烛
请原谅我
再一次用落伍的物品把您形容
除此之外
我找不到时尚的词把您的真实准确描述

如烛燃烧,清白行走
有一天,众多的鸟会停留在青草地上
他们会看到你露出排列整齐的肋骨
如此坚硬,散发白光
我知道,那是萤火驶过的铁轨

(作者单位:贵州织金发电)

躬耕杏坛

方强

重逢

三十九岁,隔着屏幕重逢,
白发比当年的粉笔灰,落得更急。
黑板上那个大大的“人”字,
一撇立脊梁,一捺扛担当。
如今你们坐成岁月的停顿,
掌纹里还嵌着早读课的阳光。
当年被扶正的笔画长成我的风骨,
你们的皱纹,是擦不尽的板书。
眼底仍亮着讲台的那束光,
悄悄把火种,种进往后漫长的人生路。

红墨水

指尖沾着的那一点红,
像雪地里踩出的脚印。
你在错别字旁画下的横线,
后来成了替我拦下深渊的界碑。
如今我的掌心也磨出了茧,
却再也调不出,
当年那种带着温度的红。

下课铃声

四十五分钟是一截短木头,
你把它削成铅笔,削出我们的童年。
那刺耳的铃声,
曾是我们最渴望的赦免。
原来你当年放我们去的不是操场,
而是把我们,
提前放进了人间。

半截粉笔

你总把写短的粉笔头塞进我的铅笔盒,
说留着,算一算明天的路。
后来你老得像一支写不出字的粉笔,
被岁月轻轻放在讲台角落。
可每当夜深人静,
我仍能听见粉笔叩击黑板的回响——
哪怕被磨尽,也要把字写得端正。

(作者单位:吉林江南热电)